

TRACEOLOGY

中国本土艺术现代化丛书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Artistic Culture

踪迹学 艺术的文化穿越



张强
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本土艺术现代化丛书 主编/张强

踪迹学

——艺术的文化穿越

张 强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张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

(中国本土艺术现代化丛书)

ISBN 7-5366-7705-7

I. 踪… II. 张… III. 艺术—研究—中国—现代
IV. 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923 号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张 强 著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江 东

版式设计 张 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 400016)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67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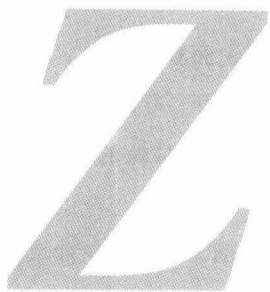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5366-7705-7/J·1169

定价：28.00 元



总 序

ZONG XU

中国本土艺术学科:现代方法论再造与逻辑网络的构筑

张 强

一

现代艺术的出现,首先在其意识形态层面上,颠覆了古典艺术中的政治功能、伦理功能和审美功能;其次则颠覆了古典艺术的记忆功能、叙述功能和愉悦功能;进而颠覆了古典艺术的典型化、情节化和类型化的构成特征。其实,最醒目的改变,应该是古典艺术中的和谐关系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倾覆。

现代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深层次的改变,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由原来的单向维度的“镜像性”的反映,走向了多向维度的“喻象性”折射。

现代艺术让我们得知:客观世界的真实,永远是在某个层面上“相对性”地发生着。

二

就“视觉方式”而言,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也已经开始出现边沿的

“软化”现象。先锋的“前卫”地带,逐步地出现了大面积“塌陷”。由商业资本的操作,以时尚的“名义”,在毋须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可以将前卫艺术中苦心孤诣地创制出来的符号样式,迅速地转化在广告与时尚的产品之中,成为商业的“噱头”。

但是,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客观上它也使得“前卫”艺术在社会影响层面快捷地生效。

三

而以“平庸的、低级的、恶俗的”社会趣味为打击目标的前卫艺术,尚来不及组织起对抗的力量,形成坚固的阵营,“商业趣味”已经以极好的胃口,消化了前卫艺术自己设置的“孤高方式”。

于是,前卫艺术与商业趣味之间,在其中一方并不情愿的状况下,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羞涩合谋”。

于是,“现代主义”尚没有从对古典主义的颠覆中站住脚跟,另一只腿却已经迈向了“后现代主义”的阵营。

四

对于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种种”现象,我们再次使用“艺术”这个概念,已经变得不那么合乎“时宜”了。或者说,即使是还在勉强使用,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化。

于是,“视觉文化”作为一个崭新概念的提示,也就不仅仅是出于论述的方便,同时,也包含了更为深层的动态的发生,这就是在学科逻辑“穿越”上的必然。

就这样,“视觉文化”也就由此而具有了两个大的方面的意义构成:一是作为浮泛的视觉现象描述上的概括与指称,二是作为学科意义建构上的逻辑组成。

五

其实,以上所陈述的问题,是我们今日所面对的艺术学科构建与艺术现象把握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背景色彩,或者说是我们今日面对艺术的认

知起点。

由此,中国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科”的建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在此发生的背景之上,来进行相关的设置与构建了。

当下中国艺术研究的整体局势告诉我们,中国艺术学科自身在现代文化情境中的重新体认,学术体系的重新塑造,都将成为激发中国当代独立艺术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前提。

六

无疑,在国际化的情势中,当代中国文化与艺术思想,一直处于一个被影响的阶段。或许,单向度的输入作为国际化的过程同样是无法回避的。

但是,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艺术的学术研究必将要建立起现代学术意义层面上的艺术学科体系,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的现代集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建立起具有影响力机制和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思想体系。

七

于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文化研究:

着眼于中国艺术理论的体系再造;

着眼于中国艺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方法论重构;

着眼于动态把握中国艺术理论新的生长点。

它有别于“东方主义”之下对中国艺术思想资源的粗暴捆绑;

不同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任意拼接;

亦非西方学术工业的自然延伸;

迥异于国际汉学猎奇性的事件追索。

它是从中国艺术文化自身逻辑中寻找某心理的逻辑再造。

并由此而激发出相关的艺术课题。

八

中国艺术学方法论的再造,实际上是以当代国际学术前沿视野为前提,对各个学科堡垒的当然穿越为构建方式。

对中国艺术原来的潜逻辑、碎片结构、随想纪录式的学术研究方式,进行可能的整合:

使得中国艺术研究原有的文人的散漫、偶发,成为更为坚实的逻辑穿越。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科,是在人类共同的“逻辑语法”上的翻新:

将中国艺术中固有的感性、随意与醒悟特点,转换成更为理性的必然与特定的自足构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科,是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必然经过:

也只有对于其他的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基点,进行当然的串联,才会达到一个必然的结论。

九

中国现代艺术学科的再造,初步的研究成果也就自然地包括了这样的内容:

书法文化:形态描述与经典图释

现代主义书法论纲

后现代书法的文化逻辑

现代艺术与中国文化视点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

2005-03-02

于重庆黄桷坪108号桃花村16楼



目 录

mu lu

总 序	001
第一章 踪迹学的起源与发生	001
第一节 踪迹的起源与起源的理由	002
第二节 踪迹的文化起源	004
第三节 踪迹的“后发生”与“前发生”	007
第二章 踪迹概念的分辨	010
第一节 踪迹:作为哲学、艺术哲学、作为形式、作为词语的概念 ...	010
第二节 踪迹的类型	013
第三节 踪迹内涵的扩容与限定	015
第四节 概念:踪迹、踪迹学、踪迹性、踪迹艺术、踪迹主义	017
第三章 最初的迹象	021
第一节 创始的漫想	021
第二节 中国哲学情境中的踪迹意识	024
第三节 蹄印爪迹与人文转化	027
第四章 文字迹象及其书写实践	032

第一节 迹象的约解A——象形	032
第二节 迹象的约解B——偶合与理式	034
第三节 书写A——喻象、取象到迹	039
第四节 书写B——方法与方式	042
第五章 艺术史的踪迹及其维度(上)	046
第一节 绘画的概念及其板块区分	046
一、绘画/1	047
二、绘画/2	048
三、绘画/3	049
四、绘画/4	050
五、绘画/5	051
六、绘画/6	052
第二节 中国绘画的踪迹性	054
第六章 艺术史的踪迹及其维度(下)	068
第一节 西方踪迹艺术	068
第二节 西方具象绘画中的踪迹性	077
第七章 心理考古	087
第一节 踪迹的心理维度(上)	087
一、踪迹/行动/抛撒	088
二、行为心理/拓印踪迹	090
三、书写/行为心理与踪迹	092
第二节 踪迹的心理维度(中):立体与空间	095
第三节 踪迹的心理维度(下):影像与立体	100
第四节 观念装置:踪迹文化心理错位的配置与命名	103
第八章 它者与她者	108
第一节 它者	108
一、历史学的误会	109
二、主体与它者关系的确立	112
三、它者的关系谱系	113

四、当代艺术中的“它者”问题	115
第二节 她者	117
一、概念区分:“女性意识”与“女人”间的差异	118
二、女性意识发展的基本过程	119
三、女性主义在艺术与文化中的体现	119
四、表象与象征	122
第九章 她者与它者	124
第一节 踪迹学与女性艺术的逻辑	124
第二节 它者与她者相互兼容与吞噬的寓言:枕草子	128
一、《枕草子》图像文字志	128
二、枕草子分析	133
第十章 游戏:在被冻结的空间中嬉戏与狂欢	138
第一节 游戏:意义的剥落	138
一、非具象对具象的意义剥落	140
二、涂鸦对书写的意义剥落	141
三、涂鸦对造型的解构	142
四、涂鸦艺术家	144
五、儿童绘画	145
六、精神残障者绘画	146
七、动物绘画	147
第二节 嬉戏:规则设立	148
一、踪迹在行为中的可能性	148
二、嬉戏就是对过程的剥揭性显示	149
三、戏剧、舞蹈及其他造型艺术过程性质的比较	151
四、行为艺术的踪迹美学特质	153
第三节 狂欢:目的确证	154
一、踪迹美学与性的精神隐喻	154
二、踪迹学:性的悬置与漂浮	158
三、踪迹美学:合欢	162
第十一章 文本实验:踪迹在当代艺术中的发掘与命名	164

第一节 至柔至刚撞击的心灵踪迹·张大我	164
第二节 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的踪迹切换·张永见	169
第三节 卑鄙与崇高交互的踪迹纬度·李汉	174
附录1 精神自传:从起源到狂欢的踪迹世界	179
一、作为视觉图式的踪迹起源	180
二、“张强踪迹学报告”中的男性与女性关系分辨	181
三、对话的悖论(上):对《张强踪迹学报告A/B模型》女性主义含 义质疑	188
四、对话的悖论(下)——女性拒绝与合作具有同样的意义	199
五、“张强踪迹学报告”关于“独享”、“共享”与性别文化临界点 ...	208
六、涂鸦艺术概念与《张强踪迹学报告/踪迹吸纳模型》	214
附录2 《张强踪迹学报告》部分实施经验	220
一、蝉翼缥举:张强踪迹学报告A/C3模型之大英博物馆经验 ...	220
二、天体绽曝:张强踪迹学报告A/C6模型之香港经验	226
三、仙羽飘飘——张强踪迹学报告A/C7模型之羊城经验	231
四、SARS书写——张强踪迹学报告A/C9模型:重庆经验	237
五、扩散笔墨:张强踪迹学报告A/C30模型之汉城经验	241
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 张强踪迹学报告A/C31模型之众声喧哗	248
总后记记	257

第一章 踪迹学的起源与发生

起源与发生被我们分别命名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学范畴。这是因为起源与发生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起源是指某种事物或者是某件事情滋生的原初状态，它更多地应当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比喻，最确切的说法是——生命“起源”的追问。以“生命”作为一个基本设定来看待起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有关生命在初级状态猜想——乃至于实验性的考证，生命是在单体细胞基础上的进一步繁殖，也许是宇宙陨石携带着蛋白质来到地球，从而有了生命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起源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可以在生命来源上去做出验证。但是，当我们认定所有的事物都有起源的时候，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文化逻辑的悖论之中。这是

因为“起源”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先验地设定本质的，尔后来进行求证的。生物学、考古学乃至其他的学科中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研究起源这一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起源本身的无法穷尽性，当所有的研究成果与证据在向终极真理不断逼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相应地真理又在不远处召唤着。这就是新的证据携带着更为诱人的结论。因此，起源这一概念，也就成为永远无法完成的设定与规划，设想旋即成为幻想。

发生学的意义在于，回避了有关“起源”这一真理的无法验证性，转向了对于事物设立理由的探讨，也就是说，一事物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它的情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人文学科而言，当对“起源”的探讨不断地陷入绝境的时候，“发生”似乎变得比“起源”重



张强 踪迹学报告

A/B50(Sophia huzst/英国)模型之一。

1998.3.3 17:00-21:00 北京·当代美术馆

球体的混沌与踪迹的自由分布，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它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反映着起源的哲学关系。

要得多。

这是因为在“起源”进行起源理论的设定时,所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针对起源了,而走向了对“起源”阐释的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当这些所有的理论在向着起源的目的逼进的时候,“逼进”的本身已经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当它扑向并不存在的目标时,自身已经在这个过程之中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系统,这就是有关“起源”的理论系统。在它无法说明起源的时候,却对“起源”事物的存在理由进行外延上的放大,这是一个假定目标的理论设置,一个“什么是‘xx’?”或“‘xx’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无意”的阐释。

于是我们将更多地选择“发生”,这是因为有关发生是对“起源”的哲学否定,不过,我们在此的“发生”含义是建立在有关起源的悖论之上,也就是说,当起源无法成为“起源”时,它必将要发生不同的问题。不过在起源与发生的理论关系上,其实也就是对目的的破坏,因为这是一个僵硬的关系系统,是对本质/目的的先验设定,然后进行常规的逻辑延伸,最后的结论是对思考维度的平衡而已。不过我们在此实施的颠覆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具体的艺术样式,而是对文化系统中常规企图的否决。于是踪迹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将成为我们这场实验最有效的试纸。

那么,踪迹是什么呢?

第一节 踪迹的起源与起源的理由

其实,当我们面对这漫漫的地球,浩瀚的星际,无垠的太空……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有理由当作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踪迹而已。这当然也是广义上的踪迹。也就是说,所谓的踪迹,其实是当我们还原到一个物理的层面上——也就是作为物质存在的最基本的层面之上,去看待呈现在我们视域中的一切。这一切源于一切物质都是处在运动状态的,而运动中的物质间的磨擦或撞击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这种物质的表面结论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踪迹。这就是有关踪迹的起源。

踪迹的起源由此也成为宇宙的起源,成为起源的起源。或者说当一切事物在被命名为起源的同时,那么,踪迹也就在此之前得以起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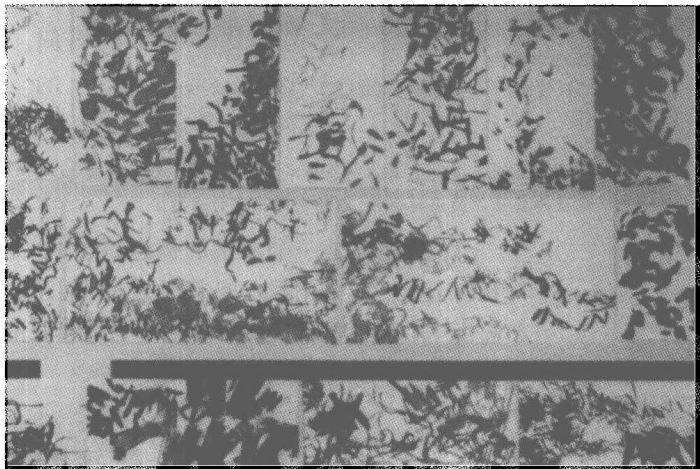
不过,所不同的是,踪迹的起源并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所谓原初状态,因为在生物系列中可以明确地分为胚胎、萌芽、生长、成熟、衰落,这是一个如同动物、植物的生命过程的拟比。因为踪迹的起源并不是对

踪迹作为生命形态的观照,因为踪迹就是独立意义上的生命本身。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踪迹的起源就是踪迹作为概念的确立,它是在确立的刹那间同时具有了生命。踪迹是语言与概念对现象的指称与命名,尽管在命名之前踪迹已经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但是,这种存在之于人类的文化形态而言,却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正是主体意识的凝聚——概念的命名,使得踪迹——作为客观现象含义的踪迹,成为一个自在之物——作为独立的文化概念,这样,作为一种意识的外在显现形态而言,它也就有了独立传播的可能性。

对踪迹进行起源的追溯,不过是在表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踪迹成为“起源的起源”设立本身,就是对“起源”的挑战,一方面说明起源是荒谬与天真的猜想,这是因为作为文化生态而言,无法进行生物形态的生硬比较;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悖论,既然起源无法说明事物被命名,那么为什么还在不断地在使用着“起源”;而在第三个层面上,却是说明既然不可能,那么也就同时说明,没有什么不可能,起源无法来比拟文化上的过程与状态,也就可以来指称未命名前的形态了。

于是,在面对踪迹到底是什么的追问时,我们如此框定为:踪迹是起源显现的视觉标识。也就是

说,当我们在试图验证已经起源的物质形态与能量时,那么,必定要以已有的迹象、或者说痕迹来进行度量的,那么,这个可以度量的状态也就当然地成为踪迹的状态。踪迹显现在可以进入视域的状态之中,但有时则有可能滑出视觉感知神经之外,不过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一条逻辑的退路,而是要说明踪迹这个概念既然是最为基本的,那么它也就必然地要对不同的形态有所贯串。这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物质运动的形态规则,因为任何事物的运动与转变必定受到它自身内驱自律——以及



张强 踪迹学报告

A/B1—B29 模型艺术展。1996.11.16—20

北京·首都师大美术馆

外在的力量所规定。

踪迹于是成为这么一种概念,它首先是以视觉形态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踪迹在今天所面对的所有对象,都是被“历史化”了的(所谓的历史化是指已往的,在汉语言中属于过去时的形态。)踪迹也同时成为文化

流传的特殊轨迹,于是我们做出如此设定。我们都是通过踪迹来认识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通过踪迹来认识我们自身的,由于有了对踪迹的度量,才使我们不断明白自身的文化空间与文化方位的。

正是对于文化与历史的追问,我们才获知踪迹是如何起源的。那就是我们有了自身的文化与历史,有了我们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我们才获得了对踪迹追问的资格。

踪迹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次才是艺术的、或者说是哲学的,因为我们已经将文化看作是哲学之前,甚至说是哲学之上的东西。踪迹的“起源”成立的同时,也就成了对文化起源的追溯,成为概念之上、同时也是概念之下的自在之物。

第二节 踪迹的文化起源

尽管我们否认了踪迹是起源的,但是,作为文化的概念,我们同时又指称它可以作为未命名时的状态,在此意义上,起源的指称对象也就发生了当然的转换。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去追寻这个概念设置的理由,同时,由于我们把踪迹看作是对文化的敏捷反映方式,故而,文化概念的设置——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命名前的状态——文化起源,也就成为我们首先追问的概念了。

追寻文化的起源无一例外地会陷入或偏执一端,或纷纭不解,我们同时亦不想在一种看似最有覆盖力的众多假说中,建立一种为了区别于他人的而建立的观点。而最不负责任的逻辑是将文化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



张强 踪迹学报告

A/C4(佐藤/日本)模型。2003.2.2 11:00-12:00 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是佐藤披在身上行为书写之后的平面古色绢之上披。书写之后的踪迹与其来源的逻辑关系,已经变得异常的曲折了。

看作是同步的。这种理论的表面合理性在于,人类有了自身的同时,也就有了自己的文化与意识,人类对自己文化含义的扩展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使得对文化起源的追溯永远不会陷入极端与艰涩。但是,应当看到,人类在作为生命体起源的过程中,与普通的动物与植物的产生过程没有任何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人的生命起源在最初形态比别的生物似乎显得要重要,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命题而变得重要起来。人类在后来有了自己的文化了。那么,在这条逻辑的线索中,认为文化从什么时候起源,无疑是极其荒谬的。文化只能是在某种条件下的“发生”而已。或者说文化是人类的意识在对自然物关系建立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回首进行的自我规范。这种规范的过程既是建立规则的前提,同时也是对过去非规范的、支离的关系的主动系统化。

当然,为了让问题能够讨论下去,必定要寻找一种“成见”,这种成见或许也是一种偏见,但却是为了讨论问题,而不是为了区别于他人。这就需要使得这种观点本身具有更有力的掌握。我们注定要将“意识”作为文化的起源,而不是其他。这是因为我们对“文化”这个概念曾经有了一套系统的研讨方式与通道。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与我们的“踪迹”相匹配。踪迹在未经过文化的贯串之前,它永远只是无意义的“痕迹”而已,这种痕迹可能是自然界的必然运动痕迹,也可能是人类无意识的恶作剧,更有可能就是种种自生自灭的偶然。当它远离人类的文化艺术时,“意义”、“作用”也就注定与它无缘。

作为人的意识能够成为文化的源点,这里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具备能够接受、流传与播发的基本条件。要实现这样一个既是条件又是目的的目的,就必定要实现痕迹化。这是因为后来的人类是通过痕迹来认识前代的“认识成果”的。如果这种痕迹是有目的的被认识,或者是认识者充满了目的去“加以认识”的,那么,我们便将此种行为称之为“踪迹”了,而认识“踪迹”所形成的理由,以及为此而建立的视界,所演绎的问题等等,也就通通成为建立“踪迹学”的基本条件了。

于是,文化与踪迹之间也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有趣的亲缘关系,文化是踪迹的意识源点,而文化的意识流传又必定要通过“踪迹”来进行实践的。踪迹以实践文化目的而不断成为浪漫的精神舞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充满了敏锐与快捷的行为方式而变得充溢着生机与活力。文化也由于“踪迹”的显现而变得不断地富于生命力。

不过,仅仅在踪迹与文化之间建立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这甚至会陷



人一厢情愿的臆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踪迹是如何成为文化的,踪迹的文化是在什么情况下起源的。

我们说踪迹是文化的方式,这与我们将文化作为意识的体现有关,因为不同的体现方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方式。从方式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踪迹可以作为所有方式中最基本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文化方式看作是人类的精神迹象——即踪迹。在文化方式的显现过程中,或者说对这种显现状态进行概念的归纳——踪迹的命名中,它同时负担起对现象的内在有机贯串,一个相关的文化系统也在此得到建立,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踪迹文化的起源,或者是踪迹文化的发生似乎也就成为必然。

踪迹文化发生意义还在于,一切偶然的、来自于自然无意的堆积物,在此将会成为必然的集体智慧,当然,另一个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主动创造一种清洗掉文化沉积物的艺术样式,这就是“踪迹艺术”。也就是说,在这个人类共同的基点上,将生发出历史的意义与现实的双重创造。

毕竟,成为文化方式的踪迹与具体的踪迹显现方式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对于踪迹与文化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梳理论证。

作为对文化的追问,踪迹这个概念的含义在于:我们设置“踪迹”这个概念的情境时,是将踪迹看作是资源,面对数以万计的

艺术名作与历史艺术品;面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严重挤压的焦虑现实;作为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艺术家,应当创造怎样的艺术与文化?要进行怎样的超越和创造,仅仅凭借一股人文热情与历史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艺术本身不是文化的沉重负荷,也非创造理念的重叠堆积;具有历史

张强 踪迹学报告

A/C2(罗瑶)模型。2001.11.18 19:00-19:20
上海·海上山艺术中心

这是张强首次在公开的展览开幕礼上进行现场人体行为书写表演。展览名称为《旋转360——中国当代艺术方案展》,由四川美院王林教授策划。